



封氏聞見記目錄

卷第一

道教

儒教

闕

卷第二

文字

典籍

石經

聲韻

卷第三

貢舉

制科

銓曹

不全

風憲

闕

卷第四

尊號

運次

降誕

金雞

露布

旣使

定諡

明堂

武監

漳瀆

卷第五

鹵簿

公牙

官銜

頌德

壁記

豹直

燒尾

花燭

第宅

巾幘

圖畫

長嘯

卷第六

飲茶

打毬

拔河

繩妓

石誌

碑碣

羊虎

紙錢

道祭

忌日

卷第七

視物遠近

海潮

北方白虹

西風則雨

松柏西向

已上
茲闕

蜀無兔鴿

不全

月桂子

石鼓

絃歌驛

高唐館

不全

卷第八

歷山

二朱山

繹山

姜里城

文宣王廟樹

孟嘗鑊

佛圖澄姓

巨骨

大魚顛

竊蟲

霹靂石

魚龍畏鐵

卷第九

剛正

淳信

端慤

貞介

謇諤

抗直

忠鯁

誠節

任使

禮遣

遷善

惠化

推讓

奇政

掩惡

解紛

凌壓

除蠹

卷第十

務尚

諷切

歡狎

祛悞

修復

贊成

討論

穎悟

敏速

避忌

戲論

失悞

謬識

查談

嘲翫

慙悚

狂譎

侮謔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道教

本自黃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為黃老之學戰國時
圉寇蒙莊之徒著書咸以黃老為宗師圉寇天瑞篇引
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為元牝元牝之門是為天地
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黃帝之言而存五十之內
則老氏所書同出已明矣其後學道學儒墨諸家分明
各為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是見廢後漢桓帝

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刻石爲銘今亳州
眞源縣卽古楚縣賴鄉也漢時屬陳國郭緣生述征記
云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動卽其地也國朝
以李氏出自老君極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
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呼善行謂曰爲吾語唐天
子吾是老君卽汝祖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高祖卽遣
使致祭立廟於其地遂改浮山縣爲神山縣拜善行爲
朝散大夫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嶽過眞源詣老君廟
追尊爲元元皇帝元宗開元二十一年親註老子道德

經令學者習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
廟京師號元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元元宮爲
太清宮東京元元宮

爲儒學復以諸生多不精勵遂廢州縣學京師惟畱國
子生七十二人 宗卽位復興教誘國朝以來州縣皆
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職唯主

教授多以醇儒處之衣冠俊人職此爲恥元宗時兩京
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絕無舉人于是勅停鄉貢
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爲鄉貢
州縣博士學士惟二仲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宏
教本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爲文學品秩
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以上竝同上州每令與
司功參軍同試貢舉并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
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流俗婦人多于孔廟祈子
殊爲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後魏孝文詔孔子廟

不許婦人沓雜祈非望之福然則龔俗所爲有自來矣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終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文字

黃帝史官蒼頡視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古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卽其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焉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書與古文無行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于王車塗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又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約謂之小篆于時獄官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繫雲陽獄中變篆爲隸以從簡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

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策所用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于印璽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于旛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皆因事出變而立名者也元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于秦世也按此書隸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于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漢興多因秦制通行隸書古文由是散

逸古者十年入小學者計十七能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最者以爲書史平帝時徵沛人爰禮等說文字於未央庭中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并前蒼頡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爲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以書幡信也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

始備著爲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從古爲證備論字體詳舉音訓其鄙俗所傳涉於訛妄者皆許氏之所不取故說文至今爲字學之宗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廿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有呂忱更按部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後魏楊承慶者復撰字統二十卷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爲本其論字體時復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

復有埤蒼廣蒼字指字苑字訓文字志文字譜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漢代又有草書故自蒼頡至於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隸書草書是也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鵠頭蚊脚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薤蛇書蟲書偃波飛帛之屬皆狀其體勢而爲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等竝見施用餘多不行

典籍

漢承秦滅學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成帝時秘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豐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羣篇著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還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兩明帝尤重儒術爾後撰錄三倍于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爲帷囊及王允收而

回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
焚蕩魏氏拾掇亡書藏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簿
祕書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
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靡有子遺西晉著作郎李
光以勸舊部校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
遺書稍流江左宋文帝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
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
萬五千七十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有經典志諸子志文
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祕書丞

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梁
初命祕書監任昉于文德殿內集藏眾書二萬三千一
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爲七錄有興錄記傳錄子錄
文集錄伎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
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竝自焚
之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魏孝文始都洛邑借書于齊祕府稍僅充實爾朱之亂
散落復多北齊遷鄴頗更搜聚後周保定書止八千其
後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書僅至五千隋

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宏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疋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閒異書往往閒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沂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凶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籍志自後書帙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

大凡五萬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也

石經

初太宗以經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久傳寫不同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又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爲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於收獎卽放過天寶初勅改尙書古文悉爲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難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尙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榻定五聲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學者或就取正焉又頒

字樣于天下俾爲永制由是省司停約習本後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駁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本論者以爲神武作相自洛陽運之於鄴至河陽岸崩沒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再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葺隋亂造立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爲祕書監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祕之本猶存祕府而石經自此亡矣天寶中余在太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爲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胡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聲韻

周騶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韻遂撰四聲譜文章入病有平頭竝尾蜂腰鶴膝以爲自靈均已來此祕未覩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煽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爲詩取其宣導情志激揚政化但含徵韻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

學海類編
章之體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
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爲文楷式而先
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
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湊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
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
閒字釀于切韻殊不知爲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天寶
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
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
加補輯更于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建撰成三百

六十卷其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
十一字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爲
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旣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
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爲聲韻已來其
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歷二年入爲刑部尙
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卷勅宣付祕閣賜絹五百疋

封氏聞見記卷之二終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貢舉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本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于方略之科爲秀才者始絕而多走明經進士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瑾竝文辭俊雅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聞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

且曰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懼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罪解官而王瑾亦無所成高宗時進士難其選龍朔中勅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汚狼藉後于西堂輪次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曜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準試時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元宗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至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漁

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戚無不走謁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其後明經停墨策試口議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大經加論語自是舉人積多有參互孤絕例技抵注之日舉人多於經不精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天寶初達奚恂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謂試時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大舉人

有實才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餘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勅進士先試帖經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訟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爲時務策一道爲商一道爲徵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博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要十數年閒掇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崔蒲棄道旁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好事者

紀其姓名自神龍已來迄于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昭示前民發起後進也余初擢第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於舊紀末進士張縉漢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泚者妻翁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迴換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暉以詔詣執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暉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士國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勸林甫卽自聞奏取旨如泚賓朋讌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者固然失錯矣寶應二年楊綰爲禮部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於是詔天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於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於應此科者蓋少遂罷之復爲明經進士

制科

國朝於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眾

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捨遺補闕元宗御極特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高猶居進士之下宦途之士而歷清貴有八僑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爲僑捷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同寮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御史張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親故集會兄

弟連榻令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爲笑樂舊舉人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時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昔傳說無姓殷后置于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內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讎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祖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卻尋歸路策藜杖著草衣田園荒蕪鋤犁尙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稱美焉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上啓典一百二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敘訓兩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裴傑上史護異議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竝量事授官或霑賞賚亦一時之美

銓曹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貞觀中天下豐饒士子皆樂鄉土不窺仕進至于官員
不充省符迫人赴京參選遠州皆衣糧以相資送然猶
辭訴求免選人全省便拜職官考滿卽授牒請處分吏
部候人數滿百或二百卽引試量書判注擬乃無被故
者故吏曹四時提衡略無休暇貞觀十年中書令馬周
檢校吏部尚書始奏選人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首
三月三十日畢先是侍郎唐皎銓引選人問其穩便對
曰家在蜀乃注吳有言親老在江南卽唱隴右有一信
都人心希河朔恩給曰願得淮淝卽注漳塗聞一尉由

是大爲選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願者高宗龍朔之後
以不堪任職者眾遂出長榜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宏
道中魏克己爲侍郎放榜遂出得畱者名街路喧譁甚
爲冬集人授接坐此出爲同州刺史同時鄧元挺素無
藻鑑又患消渴選人作鄧渴詩謗之南院亦被貶爲壽
州則天如意元年李志遠掌選有姓萬姓王者竝被放
私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萬姓改爲丁王改爲士擬授
官後卽加增文字志遠一見便覺曰今年銓覆數萬人
總知姓字何處有了士乎此必萬王也令史竝承伏久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言述
視中侍郎顧琮性公直時多權倖公行囑托琮不堪其
弊嘗因官齋見壁畫指謂同位曰此亦至苦何不畫天
官掌選乎陸元方常任天官侍郎臨終曰吾年當壽但
以領選之日傷苦心神言訖而歿中宗景龍末崔湜鄭
愔同執銓管數外倍畱人及注擬不盡卽用三考二百
日關通夏不了又用兩考二百日關其或未能處置卽
且給公驗謂之比冬選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
人素遠得畱乃注校書郎選司綱維紊壞皆以有崔鄭
爲口實愔坐贓貶江州員外司馬盧藏用承鄭氏之後

尙有七百餘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處分大遭怨讟開
元初宋璟爲尙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大革前弊據闕
畱人紀綱復振時選人王翰頗工篇賦而跡浮僞乃竊
定海內文士百有餘人分作九等高自標置與張說李
邕竝居第一自餘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東街張之甚
於長名觀者萬計莫不切齒從愿潛察獲欲奏處刑憲
爲勢門保持乃止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從前銓中
廊宇布棘以防內外猶不免交通晦至盡去之大開門
示無所禁初囑置者晦輒知之占論莫不首伏初朝廷

以晦革銓司舊制頗憂之既而銓綜流品皆得其銓叙而美聲洋溢十四年元宗在東都勅吏部置十銓以禮部侍郎蘇頲刑部侍郎工部尚書盧從愿散騎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林魏州刺史崔征鄭州刺史王岳荆府長史韋虛心等同掌選分爲十銓吏部窄狹乃權寄諸廳引注選人喧繁滿于省闈明年銓注復歸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擬皆約官資陞降之時難於允愜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條例謂之循資格自後皆率爲標準舊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大樂署

丞皆流外之任國初東臯子王績始爲良醞丞太宗朝李義甫始爲典儀府中宗時余從叔希顏始爲大樂丞三官從此竝爲清流所處開元中河東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授萬年縣錄事吏曹不敢注以諮執政將許之矣諸流外共見宰相訴云醞署丞等三官皆流之職已被士人奪卻惟有赤縣錄事是某等請要今又被進士人奪取則某等一色之人無措手足矣于是遂罷選曹每年皆先立版榜懸之南院選人所通文書皆依版樣一字有違卽被駁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楊

國忠爲尙書創爲押召選深者先授官有文狀闕失許
續通不令駁放滯淹之流翕然歸美其五品已上及清
要官吏部不注送名中書門下者各量資以臨時勅除
歷任有淺深官資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稱檢校或稱兼
試知攝內供奉之類名目非一自頃諸

下闕

封氏聞見記卷之三終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唐朝散大夫檢校尙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尊號

秦漢已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
瑞石于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爲寶圖
于是羣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后稍加慈越古天冊
金輪聖神等號中宗踐祚號應天神龍元宗卽位號開
元神武稍加爲開元天地天寶聖文神武應道肅宗號
先天文武孝感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上號聖文神

武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
自後因爲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過此
既以爲祖父之稱又以爲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時有
變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貞元初主上超
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於古矣近歲百
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沖意不之許昔光武皇帝詔羣
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謙沖
之意大矣哉

運次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
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國家承隋氏
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尙黃旗幟尙赤常服赭赤也赭黃
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本染義無所取高宗時王勃
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
自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
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昇平既久上書言事者多爲
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聞元宗納焉
下詔以唐承漢自隋已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

漢爲二主後二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鄴介二公焉

降誕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會梁元帝少時每以誕載之晨輒設齋講經洎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太宗曾以降樂以吾之情翻感思泣下中宗常以降誕宴侍臣貴戚於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國朝已來此日皆有宴會

元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百僚有獻承露囊者是日皇帝御樓張樂傾城縱觀天下士庶皆爲賞樂其後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前事以降誕日爲天平地成節代宗雖不爲節猶受諸方進獻今上卽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惟開元中始爲之又復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放號節日千秋萬歲之後尙存此日以爲節恐乖本意於是勅停之

金雞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合掌其事雞以黃金爲首建之于亭之下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徒囚至則搥其鼓案金雞魏晉已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書百官志云北齊尙書省有三公曹赦則掌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衛尉掌之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闕門前樹金雞三日而止萬人竟就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越數日閒遂成坑所司亦不能禁武帝卽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于光祿大夫司馬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雞星動必當其赦由是王以雞爲候其後河閒王孝琬爲尙書令先是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徽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閒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王信之而殺孝琬登封嵩岳大赦故爲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榭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

露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謂

之露布蓋自漢已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
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
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一作沈羨之爲盱眙太守與
臧質共拒魏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
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
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
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
通名也隋文帝時詔太常卿牛宏撰宣露布儀開皇九
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
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
布訖蹈舞者三及拜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
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
能體要不煩者鮮云

匭使

則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之制爲方函四面各以方色
東曰延恩匭懷材抱器希于聞達者投之南曰招諫匭
無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元匭進獻賦頌涉於元象者
投之置匭使一人判官一人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

其使專知受狀每名進入以待處分餘付中書及理匭使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爲之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陳廣爲潁川太守設鋸筩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鋸筩之流也梁武帝詔於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則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於廣業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曄自御史中丞坐貶義州司馬天寶中元宗以匭字聲似鬼改匭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定謚

太常博士掌謚職事三品已上薨者故吏錄行狀申尙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擬議訖申省省司議定然後聞奏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謚謚二字者一字爲質一字爲文或文或質蓋出當時禮官之意非定例也自漢魏以來雖道德之重先無爵者不加謚晉代王遵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甚失制度

之本自是公卿無爵皆諡太宗朝鄭公魏徵元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張說廣平公宋璟郇公韋安石皆諡爲文貞二字人臣美諡無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諡有唐以來五人同諡亦無嫌也代宗朝吏部尚書韋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諡曰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駁之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于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于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

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尚書忠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眾議行稱諡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皓執前議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于孝孝于家則忠于國愛于父則敬于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夫君臣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聖人之教也至於忠孝不並有謂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親則孰

當問主赴國則無能養親恩義相迫事或難兼故徐庶
指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
隨至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主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
不可豈以不仕爲孝捨親爲忠哉况忠孝侯之傳鵲印
唐堯之代卽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諡有司不能駁
焉

明堂

垂拱四年則天子東都造明堂爲宗祀之所高三百尺
又于明堂之北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風摧倒重營之火

災延及明堂竝盡無何又勅於其所復造明堂侔於舊
制所鑄九州鼎置於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
尺受一千八百石其餘各依方面竝高一丈四尺受一
千二百石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開元中改
明堂爲聽政殿頗毀徹而宏規不改頂上金火珠迴出
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試舉人作明堂火珠詩進士崔曙
詩最清新其詩云正位開重屋凌空大火珠夜來雙月
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微滅烟生望若無還知聖明代
國寶在神都史賊入洛陽登明堂仰窺棟宇謂其徒曰

大好舍屋又指諸鼎曰煮物料處亦太近洎殘孽奔走
明堂與慈閣俱見焚燒

武監

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春秋二仲上戊日釋奠用
張良配享牲用太牢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出師將發日
皆引辭京兆功曹盧若虛錄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尚氏
齊氏高氏盧氏柴氏慶氏國氏紀氏紹氏禮氏賀氏指
氏掌氏厲氏牽氏晏氏望氏獻氏易氏章氏謝氏丁氏
申氏營氏浦氏萊氏許氏蓋氏雍門氏東門氏子雅氏

子尾氏子襄氏子牙氏子功氏 氏公旗氏公牛氏盧
滿氏祭公氏閻公氏仲長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
爲記禮部員外郎崔宗之制銘立于廟門天寶中太學
中太學生張綱上書請於太公廟置武監國子監相對
教習胄子春秋釋奠於先師太公一如國學文宣王廟
書寢不報

漳瀆

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河淮濟各能獨達於海
故受四瀆之名按尚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此水

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逾淮濟合著瀆名請以漳水爲一瀆并前爲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濟水配中岳庶隨正方各得其宜陰陽克和風雨時若奏上不許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終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鹵簿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已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大駕小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儀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楯音義皆同鹵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鹵簿籍天子出入則按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且五兵今不言他

學海類編
兵由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也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公牙

近代通謂府建廷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

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修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字謬訛變轉而爲衙也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立于門側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于上其義一也

官銜

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

學海類編
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百前馬已去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頌德

在官有異政考秋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之故謂之頌德碑亦曰遺愛碑書稱樹之風聲者正此之謂亦有未去官諷動羣吏外矯辭讓密相督責前代以來累有其事斯有識者之所羞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爲國子司業

頗振綱紀泊登廟堂見諸生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于國學都堂之前後因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琢滅覆之于南廓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夢後楊國忠爲左相兼總銓衡從前注擬皆約循資格至國忠創爲押例選深者盡畱乃無才與不才也選人等求媚於時請立碑於尙書省門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元宗親改定數字鐫畢以金填改

字處識者竊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當書之古來豈有自人君人臣自立碑之禮亂將作矣未數年果有馬嵬之難肅宗登極始除去其碑

壁記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辭褒美人材抑揚閥閱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時前後遷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則壁記之出當時國朝已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豹直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者言眾官皆出已獨畱如藏伏之豹者伺侯待搏故云伏豹韓琬則解爲豹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霜露諸禽獸皆出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賢者隱

學海類編
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
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
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爆之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
其意韓其疏矣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
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
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
氣既合方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羣乃爲諸羊

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
奢燒尾事子奢以燒羊事對及中宗時兵部尙書韋嗣
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
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勅衛陳設尙書省
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
貴臨焉既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
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促之過戶部雙
舸上結重樓兼胡樂一部卽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
帖牌上引至御前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見風吹動

學海類編
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花燭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壻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下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酌古禮今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劭等奏障車下壻觀花燭及卻扇詩并請依古禮見舅姑于堂上薦棗栗脯脩無拜堂之儀又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爲之

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嫁娶者云婦姑不相見按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定官陰陽書五十卷竝無此事今亦除之

第宅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喪亂之後人尙儉素太子太師魏徵當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爲營第輒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漏焚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高宗時中書侍郎李義炎宅亦

至褊迨義炎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于方丈室之內
高宗聞而嗟嘆遂勅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則天以後
主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中御史大夫王
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太平坊宅數日不能徧宅內有
白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
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勅營甲
第聚材之美爲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爲宏
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
代宗卽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修第舍頗爲煩弊矣
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中書令郭子儀
勲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
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銓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
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
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
皆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
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巾幘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向後幘髮故俗謂之幘頭

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內供奉以羅爲之其脚稍長士庶多以紗縵而脚稍短幞頭之下別施巾象古冠下之幘也巾子制頂皆方平仗內卽頭小而圓銳謂之內樣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悅因此令內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子雖時高下幞頭羅厚薄大體不變焉近日長安尉程李家好高巾不曾改換御史陸長源性滑稽在鄴中忽裹蟬翼羅幞尖巾子或譏之長源曰若有才雖以蜘蛛羅網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無才雖以美玉裹一簸箕亦將何用先時吏部尙書劉晏裹頭至慢每裹但擎前後脚擻兩翅擻之都不抽挽或曰尙書何不抽兩翅晏曰兩邊通耶時人多哂之兵部尙書嚴武裹頭至緊將裹先以幞頭曳于盤水之上然後裹之名爲水裏擻兩翅皆有褊數流俗多效焉

圖畫

國初閣立本善畫尤工寫真太宗之爲秦王也使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令學士褚亮爲讚今

學海類編
人閒十八學士圖是也貞觀十七年又使立本圖太原
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閣太宗自爲
讚褚遂良題之其後侯君集謀逆將就刑太宗與之訣
流涕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烟閣矣中宗曾引修文館學
士內燕因賜遊觀至凌烟閣見君集像有半塗之跡傳
云君集誅後將盡塗之太宗念其功而止元宗時以圖
畫歲久恐漸微昧使曹霸重摹飾之立本以高宗總章
元年遷右相今之中書令也時人號爲丹書神化今西
京延康坊立本舊宅西亭立本所畫山水存焉則天朝

薛稷亦善畫今尙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
問爲讚工部尙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尙書坊岐王宅
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稷位至太子少保元宗時王維
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維終于尙書右丞鄭虔
亦工山水名亞于維勸善坊吏部尙書王方慶宅山水
院有虔山水之跡爲時所重虔工書畫又工詩故有三
絕之目而宦遊途迤蹇終于台州司戶焉天寶中御史
畢宏善畫古松凡此數公皆負當時才名而兼擅工藝
至若吳道子畫鬼神韓幹畫馬皆近時知名者也爾後

畫者甚眾雖有所長皆不能度越前輩矣大歷中吳士
姓顧以畫山水歷托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于
地乃研墨汁及調諸彩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
鼓百人齊聲噉叫顧子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遶絹
帖走十餘市取墨汁攤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
一一傾覆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廻
環既徧然後以筆墨隨勢開決爲峰巒島嶼之狀夫畫
者澹雅之事今顧子瞑目鼓譟有戟之象其畫之妙者
乎

長嘯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夫氣激于喉中
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
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滅鬼神致不死蓋出其嘯善千
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故太上
老君授南極真人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
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
續晉大行仙人孫公能以得道而無所授阮嗣宗所得
少許其後不復聞矣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

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
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
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
五曰畢章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
樂則歌詠憂則嗟歎思則吟嘯詩云有女仳離條其歎
矣顏延之五君詠長嘯苦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
古木鳶其狀聲氣可矣至今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
爲琴崇飾過甚非余所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
也成公綏嘯賦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

卷舌略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端非動脣之謂也
天寶末有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邑善長嘯能作雷
鼓霹靂之音初則發聲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磕瀉
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觀者莫不傾悚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飲茶

茶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太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倣遂成風俗起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類甚

多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爲之伯熊著黃衫戴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歡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

酬煎茶博士鴻漸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晚節亦不勸人多飲也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晉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一斛二斗有客歡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肺置枰中以茗澆之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球

打球古之蹙鞠也漢書藝文蹙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革爲之實以物蹙躡爲戲蹙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蹙音子六鞠音鉅六近俗聲說蹋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大好爲打球比令亦習曾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胡街裏打球欲令朕見此胡疑朕愛此騁爲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戒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球吐蕃贊咄奏

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元宗爲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文武延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元宗東西驅突風迴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咄尤此僕射也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斷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開元天寶中元宗數御接觀打球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綱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尙書薛公云打球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眾何必乘茲

學海類編
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說其言書綱之言置于座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美之然打球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耳今樂人又有躡毬之事戲綵畫木毬高一二丈妓女登榻毬轉而行縈迴去來無不如意古蹋毬之遺事也

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旦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蔑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

數百條掛于前分二朋兩朋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用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康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左右扶起元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繩妓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若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高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奇觀也衛士胡嘉陵作繩妓賦獻之辭甚宏暢元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倉曹參軍自寇氛覆蕩伶人分散外方始有此妓軍前宴會時或爲之

石誌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珍石誌素施無名策故以紀行迹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榮不煩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

有德業則爲銘文按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將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二十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爲司馬趙女嫁爲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爲之耳

碑碣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

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綵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伐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綵索之象前漢碑甚少後漢碑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庵寺前揭著其姓名注名揭找也揭杙於庵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云峨嵎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從曷

以石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氏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裁在長禮今近代碑稍眾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罹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飭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惟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

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飭墳壟如生前之像儀衛耳國朝因山爲陵太宗葬九駿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于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穆公時陳舍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謂螾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束兩枝捶

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榆士楊按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檀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于墓蓋殷周已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餽暑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斤餽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女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號曰石賢士輜駢轂繫帳帷絳天絲竹之音聞數里數年稍自休歇樵子云石門于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况損人工而爲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郎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爲名然墓前石人石獸石柱之屬自漢而有之矣

紙錢

紙錢今代送葬爲鑿紙錢積錢爲山盛加雕節昇以引

樞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
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
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已
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
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金錢今紙錢皆
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爲也

道祭

元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有假
花假果粉人麪獸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逾數尺

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火扇祭盤帳幙高至八
九十尺用紙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精巧饌具性牢
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
使人修范陽祭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突厥
鬪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
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像良
久乃畢縗經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
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
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

學海類編
特于衛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諸方并管內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決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牙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塹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

惟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帛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惑以對賓客故弛解放逸自晦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于此顏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好言笑卒有急迫甯無盡不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視物遠近 闕

海潮 闕

北方白虹 闕

西風則雨 闕

松柏西向 闕

蜀無兔鶻 不全

命左右齎兔鶻而往今蜀中鶻尚稀而兔已眾戴祚作

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則江東舊亦無鴿梁武帝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鼠鴿皆盡然則江東之有鴿亦當自北齊往耳周禮稱橘逾淮北而爲枳鸚鵡不逾濟汶則死地氣然也故春秋書鸚鵡來巢然則禽獸草木中土所無異方而來者眾笑漢代張騫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種今海內徧有之太宗朝遠方咸貢珍異草木今有馬乳蒲萄一房長二尺餘夫餘國所獻也

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白楊摩伽陀那國所獻也黃桃名金桃大如鵝卵康國所獻也波羅拔藻葉似紅藍實如蒺藜泥婆羅國所獻也又有醋菜似慎火苦菜似苣胡芹渾提葱之屬竝自西域而來色類甚眾異方禽獸象出南越駝出北胡今皆自育于中國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月桂子降於台州臨海縣界十餘日乃上司馬蓋說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策月中云有

蟾蜍顧兔并桂樹相傳如此自昔未有親見之者歷家之說月行者南北道假令此月上當台州之分則他年月桂豈獨無子何至此月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無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之一則行一日當歷十二度有餘一度爲一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閒月行遂遠桂子何得常留此處又月徑千里周回三千里桂子若不彌漫三千里內亦不當專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麗天各有限域豈瀕洞無底而有桂子漏下桂子得下蟾兔之類何能不落况天與地相去極遠桂子小物從空而下飛揚縈轉無所不之葢爾台州何爲獨有或者台嶺與嶺南地接山多桂樹桂子多因風而至有若從天而來時人不加詳考謂之月桂郭景純云桂樹葉似杞而無子據此則桂樹無子台州所見其他物乎宋之問台州作詩云桂子月中下天香雲外飄文士尙奇非事實也

石鼓

闕

絃歌驛

闕

高唐館

不全

海內溫湯甚眾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
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兗州乾封湯
邢州沙河湯此等諸軺軒來往無不吟諷以爲警絕有
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荆南
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煞楚襄王讀者方解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歷山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號
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之東家之
井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
人雖移井不改時聞洶洶動綠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
曰西家今爲定戒寺東家今爲練戒寺井中投一瓶兩
井相搖響泮漚又曰濟南郡裏多沮洳娥皇女英汲引

處竊向池中深畊來澆茹畦上平流去炎雖文士其意如是則誠以爲舜之所居也按鄭元歷山在河東應物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也名歷城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說在河東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東臨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傳云仙人朱仲所居也按朱仲漢時人仙傳所載不言所居若爾朱仲未居之前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有春秋時淳于城淳于州國也吳楚之人謂居爲千古謂州爲朱

然則此山當名州山也漢末崔炎于高密從鄭元學遇黃巾之亂泛海而南作述初賦其序云登州山以望滄海據其處所正相合也大朱東南海中有句游島去岸三十里俗云句踐曾游此島故以名焉述初賦又云朝發兮樓臺堂迴盼子句榆朝食兮島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州東海縣在海中晉書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曾疑疑欲死保根余山然則句榆根余當是一山亦聲之訛變耳

繹山

兖州鄒嶧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千步廣數步其處生桐柏傳以爲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桐者諸山皆廢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閒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絕響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也郭緣生述征記云嶧山在下邳西北多生梧桐則禹貢嶧陽下邳者是也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畛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按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人李斯小篆後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拓然尤止官求請行李登涉入吏轉益勞敝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閒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云謂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於琅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語惟嶧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姜里城

相州湯陰縣北有姜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於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書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旣成負土旣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稔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淮河上城而實中稔丘壟可阻謂之固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爲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旣盈或承流俗之傳耳大歷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姜里城或問此是何城張尉答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或曰此是姜里城紂囚文王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比在河南是不知文王與紂事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文宣王廟樹

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之樹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樹枯死至仁壽元年門內之樹忽生枝葉乾封二年復

枯俗稱千年木療心痛人多竊割削之樹身漸細去地丈餘皆以泥累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爲笏者也色紫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廣德初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過曲阜謁文宣王廟因徧尋魯中舊迹縣使一老人導引每至一所老人輒指云此是顏子陋巷此是魯靈光殿階此是泮宮季卿聞之皆沈吟嗟賞曰此翁真魯人也次至池水復指之此是釣魚池季卿問曰何人釣魚老人對曰魯人靈光此釣魚季卿曰魯人敗矣又于路側見古碑季卿問是誰碑諸君竝不能對有

一尉遽走至碑下仰讀其題云李君德政碑走還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與魯人靈光何異

孟嘗鑊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甕而有耳相傳云是孟嘗君家宅鑊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至德初胡寇南侵司馬李伍毀其大鑊以造兵仗其小鑊及釜僧徒懇請得免至今以鑊燒長明燈釜以貯油按孟嘗君門客三千人當時應有此器然至今千餘歲累經喪

亂何能使茲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或恐傳者之妄

佛圖澄姓

邢州內邱縣西右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附賓小三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理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爲濕按高僧傳名僧傳晉書藝術傳佛圖澄竝無此姓今云姓濕亦異聞也大歷中余因行縣憩於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

巨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異骨一節正可爲硯云在南海時有遠方客所贈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師薛萼爲邢州畱後亦有大骨面廣尺餘形圓有兩耳高可三四寸云洛州人掘漳河占堤於甕中所得刺史魏凌知萼愛奇故封寄焉題云閣老王尾驛骨凌與萼酒徒相狎故有此戲

大魚顛

海州土俗工畫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余時客海上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余問之其人

學海類編
云海魚顛中毛擬用作屏風貼因問所得云數十年前
東海有大魚死於岸上收得此惟堪用爲屏風貼前後
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文異色澤似水牛
角小頭似豬鬃大頭正方長四五寸廣可一寸亦奇物
也今人閒大魚顛中髮毛長不盈寸此物乃長四五寸
魚亦大矣交廣記云吳時滕循爲廣州人或言鰕鬚有
一丈長循不之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鰕鬚長四丈四
尺封以爲寄魚顛長五尺無足怪者

竊蟲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
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
形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
振牀壁窗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
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霹靂

人閒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被霹
靂處皆得此物余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
前後所見者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

學海類編
卷之
言
霹靂爲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按元中記云玉門之山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入歲歲出磧數千名曰霹靂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諸字書檢無磧字禮記有雜金鑽牛骨鑽音爲祖合磧字石傍與金相類讀宜同矣盛宏之荊州記亦載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則俗傳霹靂之石其信然乎夫雷者陰陽薄觸之爲耳激怒尤盛或當其衝則謂之霹靂若以爲神道譴怒而降之罰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

魚龍畏鐵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轍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塞穴往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淬

學海類編 卷八 言述
之蛇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
杼投之於井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剛正

狄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先
修宮頓并州長史李元冲以道出妒元祠俗稱有盛衣
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仁傑謂曰天子行
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
避之元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嘆曰可謂真丈夫也
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風俗時加淫祀廟

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神號爲楚王廟所禱至多爲吳人所憚仁傑先放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除

淳信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置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置子姪以爲言元方曰汝太奇豈可爲錢而誑箇人

端慤

宋璟爲廣州都督元宗思之使內侍楊思勳馳驛往追拜恩就馬在路竟不與思勳交一言思勳以將軍貴倖殿庭因訴元宗嗟嘆良久卽拜刑部尙書

貞介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鎮陳畱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驛鎬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闈官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大爲羣闈所嫉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述
謬謬

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勲灼內外朝恩稱詔集百寮有所評議恃恩凌轢傍若無人宰相元載已下唯唯而已造挺然眾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略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去朝廷壯之

抗直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百寮仰止祐甫每見執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論諾屢稱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憚諸人雖咄咄有辭而不能發崔

獨見諮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之也由是銜之及今上在諒闇袞矯制除崔爲河南尹星夜電發今上覺其事遽迨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於嶺外

忠鯁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使王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憐愛祇合訓之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文
道何可仗其縱恣也衡家又好祈禱車輿出入人吏頗以爲弊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惇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能用今又問衡作色曰李十五好爲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住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衡怒甚不便追之時人皆謂惇有古人風

誠節

權皋爲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男慶和承恩尙主皋在京親禮會畢歸本道知祿山有異謀出路托疾詐死家人載喪以歸封邱僅達而關東鼎沸皋微服變姓名至臨淮於驛家傭賃欲數知北方動靜故也尋過江二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居郎辭疾不起皋以崎嶇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江外七年卒

任使

李太尉光弼鎮徐方北扼賊衝兼總諸兵馬緣征討之務則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竝委判官張參參明練庶務操割發遣應接如流綽有餘地諸將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與張參判官商量將校見之禮數

如見太尉無異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之能任人

禮遣

張延賓爲河南尹官人有過未嘗屈辱其所犯旣頻灼然不可容者但謝遣之而已先自拜立與辭卽令郡官祖送由是士子敬憚各自修飭而河南大理

遷善

田神功自平廬兵馬使授淄青節度舊判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竝

畱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太尉與勅使打球聞判官張參至太尉與之盡禮答拜神功大驚驀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是幕賓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神功比來受判官拜大是罪過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請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比來錯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判官拜一拜之諸判官避而不敢當遠近聞之莫不稱其宏量

惠化

閻伯嶼爲袁灼時征役繁重袁州先已殘破伯嶼專以
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
商闐輳州境大理及移撫州闔州思戀百姓率而隨之
也伯嶼未行或已有先發伯嶼於所在江津見舟船問
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無州前後相繼津吏不能
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之盛代宗聞
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推讓

高利自濠州改爲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得粳米直
數千貫淮例替人五月五日已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
讓前人發濠州所在故爲淹泊候過限數日然後到州
士子稱焉

奇政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
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
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
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掩惡

學海類編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
人有所訾毀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分雪之曰此皆
求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坐被人酷罵竟
席無怒色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其雅重
如此

解紛

熊曜爲臨清尉以幹蠱聞太原守宋渾被人經採訪使
論告使司差官領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臨清曜欲解
其事乃令曹官請假而權判司法及告事人至寘之縣

獄曜就加撫慰供其酒饌夜深屏人與語告以情事欲
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卻見曜有必取之色慮不免遂許
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送出城并獄卒亦令逃竄
天明吏白失囚曜馳赴郡具陳權判司法邂逅失囚太
守李澄不之罪也爲申採訪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訪而
已旣失告者渾竟得無事

凌壓

嚴安之崔譚俱爲赤尉譚力行猛政恐安之名出己右
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執大杖引前譚則益麤其杖

安之越麤譚亦轉麤之如此大如椽力不能舉安之遂令執小杖譚亦益細其杖安之越細譚亦轉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不能用安之患其壓己遂都去其杖使五伯空手而行譚果不能學

除蠹

崔邱爲雒縣有豪族陳氏爲縣錄事家業殷富子弟復多蜀漢風俗縣官初臨豪家必先饋餉令丞已下皆與之平交初至陳氏欲循故事邱逆呵之絲毫不入錄事心有悵惋至衙日恃其豪且盛謂邱必不敢損己禮數

甚倨邱叱五伯曳之初猶負氣下杖良久乃稱乞命羣官爭使人來救邱竝不聽杖之旣困邱料其必死命曳去之出門少頃而卒而一縣驚駭陳氏子弟親屬數十人相率號哭闐塞階屏邱使鎖閉衙門一一收錄取其子弟盡杖殺之其疏者皆決驅出因自詣郡具言陳氏豪暴日久謹已除之討其資產足充當縣一年租稅太守素知其事以申採訪云邱不畏豪強爲人除害使司大見褒賞奏邱強幹特立請充採訪判官拜監察御史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務尚

蕭誠自務札翰李邕恆自書言別書二人俱在南中蕭
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李邕邕轍不許蕭疾其檢已遂
假作古帖數幅朝夕把翫令其故暗見者皆以爲數百
年書也蕭詣邕云有右軍貞跡寶之已久欲呈大匠李
欣然願見蕭故遲回旬日未肯出也後因論及李固請
見曰許而不得非誑乎蕭於是令家僮歸見取不得

驚曰前某客來見之當被竊去李誠以爲信矣蕭良久
曰吾置在某處遂忘之遽令走取既至李尋繹久之不
疑其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座者咸以爲然數日數侯
邕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常不許誠書昨所呈數紙幼
時書何呼爲真跡鑑將何在邕愕然曰試更取之及見
略開視置牀上曰子細看之亦未能好

諷切

賀知章爲祕書監累年不遷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賀
曰九齡多事意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爲恨賀素談諧應
聲答曰知章蒙相公庇蔭不少張曰有何相庇賀曰自
相公在朝堂無人敢罵知章作獠罷相以來爾汝單字
稍稍還動九齡大慚

歡狎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閒曾被飄瓦所擊頭血
淋漓玉簪俱折家人遑遽來視外甥王在後至曰二十
舅今日頭璧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亟命酒酒酣興盡
昉後至戶部員外郎滁州刺史云

祛恹

御史大夫鄧景山爲楊州節度有白岑者善療發背海
外有名而深祕其方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景山常
急之會岑爲人所訟景山故令深加按効以出其方岑
懼死使男歸取呈上景山得方寫數十本榜諸路衢乃
寬其獄

修復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其一於郡門
內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
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於平原太守

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
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胡寇陷城州人埋匿
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于
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都門時顏任撫
州子晁搨三碑本寄之顏經艱故對之愴然曰碑者往
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
齎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贊成

天寶協律郎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

其草藁告虔私修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受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存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博士詢于國子監司業蘇元明元明請名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卽此之謂也

討論

著作郎孔至二十傳儒學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洎燕

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所撰謂弟洎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你事而妄爲升降洎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確姻親成就諮訪至書初成以呈韋公章公以爲可行也及聞洎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爲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復改

穎悟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之閒徧能五

學海類編 四
經上書自舉并云一徧能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燕公
問曰學士能一徧誦千言能十徧誦萬言乎對曰未曾
自試燕公遂出一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徧誦
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徧畫地以記讀七徧起曰此
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徧敬忠曰若十徧卽是十徧誦
得今七徧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臨試觀覽不暇而
敬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嘆羨卽日聞奏恩
命引對賜綠衣一副兼賞別物拜東宮衛佐乃直集賢
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度改官特承眷遇爲儕類所嫉

中毒而卒

敏速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
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筆而席環庭
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言訖卽過周而復
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仍請滿萬數宰相曰
七千可爲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公
廟丞直廣文館特號爲張萬言

避忌

兼御史大夫韋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爲判官行有日矣或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苟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爲苟而其人不易及使還曾遂姓苟不歸舊姓

戲論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敢氣而善言語曾論事形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卽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卽道雨終日如此不和平

失誤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也他日會諸官之婦旣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何姓答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卻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謬識

相州城門舊以磚壘傳云越王爲刺史時作大歷中鄴

中有一士人素無學識而強談經史曾與余俱出北門
其人問曰太守專城此是乎初以爲戲言察其意色非
戲也余應之曰此是磚瓦之塼非專城之專其人悵然
自失西門某爲邯鄲令入寺行香見金燈花不識以爲
芝草遽於修狀申使司使官司差官就檢時兵戈之後
僧徒多後輩亦不之識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時生葉至
夏生花秋乃死見來如此不記種蒔年歲檢官俱上其
事使司知其謬不復問矣

查談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也天寶中爲淦陽尉刺
史房縮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通之會有中使至州使昌
藻郊外接候須臾卻還云被額房公澹雅之士顧問左
右何名爲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而對曰查名該訶
爲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成可笑識額者更是奇人近
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又有百數
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近猥僻

嘲翫

補闕王志安晚不得志久游燕趙之間人畏其口莫敢

引用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末刼蘭香科下人衣冠禮樂與君臣如來若向閻浮出莫現從來丈六身見者彌增怨忌

慙慙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復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近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

狂譎

王巖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稱釣鰲客巡歷郡縣求麻鐵之資云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取名姓藏於書笈中人問將此何用答曰釣鰲之時取此蒙漢以充鰲餌兵亂之後巖光年鬚已衰任棣州司戶時刺史有馬州佐已下多乘驢巖光作詩曰郡將雖乘馬羣官總是驢對眾吟誦以爲笑樂

侮謔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爲詩曰舉意三江竭興

學海類編
卷之八
言文
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液欲投謁二公皆
會其淪歿故云然宗叔范純家富于財液每有所求純
常給與之非一純曾謂液曰君有才而困於貧今可試
自詠液命紙筆立操而竟其詩曰長吟太息問皇天神
道由來也已偏一名國士皆貧病但是奴兵總有錢純
大笑曰教君自詠何罵我乎不以爲過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終

劉賓客嘉話錄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卽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

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劉賓客嘉話錄

唐京兆韋絢述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

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
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
詩曰峇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
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
不見餽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卽今賣
餽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餽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
一餽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餽字不敢爲之常訝杜員
外巨穎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旣遭孤老
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
率爾道也刑部侍郎從伯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
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
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
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
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旣
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
成大噓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

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大符已下數日多少卽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旣拜果百日而罷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况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卻得一刺史不久勅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

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弔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卽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閒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日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眾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卻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諸公驚

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鏗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大經一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旣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聞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意在己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

嘿然不樂旣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殆前進士己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得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眾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正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帥臣豈不呼陛下爲崽郎聖

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

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階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繼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崽郎亦一徧到此來裏及

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綏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夫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孤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
乃言日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
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臆

音上

屈下
音忍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
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閒語我致政之後必
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襪衫入

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
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
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
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
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大是
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
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

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齎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眾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菜之蒞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爲蒞稜耶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丞相贄張丞相宏靖李丞相藩皆云竝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學海類編 卷之十一 言述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徧不應亦且恕至第三徧不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過而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然咫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旣出身白白皎然惟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羣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雛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旣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

葺爲藩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復有
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
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
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
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
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僂
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鬢氣息惛然忽有一年少道士
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
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之於瘡
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
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竝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
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閒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蝸
殼爲徽其閒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
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為先妃

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

荀輿嘗寫狸骨方狸骨理勞方也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

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

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

嘉祐遠牧方州不記去處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勅張

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

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虞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

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

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

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

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

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搨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皋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皋大喜贈羅八百疋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開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窘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

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古鐫字皆須妙

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

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舒州瀟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掣不

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

之禳災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

王方慶琅邪王

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

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帖在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

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

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

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

化為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翮山

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

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

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

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

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張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幾度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述
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
人說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
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尙書寶惜有年矣
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
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
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
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
飛白之閒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
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鷗鴟掠之而去羣眾大駭因而
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
癡久之方語云見畫壁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
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

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子入手卽化成紫金羽毛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來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

鳳翮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癘爛鳥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鳥鳥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燻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旣去眾鳥爭集無通驅者潛以此燻上晉武靈王晞晞薨以襯眾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遶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
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
卽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鷓鴣亦是胎生
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
鶴胎生不知鷓鴣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緣鷓鴣
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其鶴食腥
穢更甚于鷓鴣若以色黑于鶴則白鶴千萬年方變爲
元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鷓鴣之

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鷓鴣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
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卽鶴亦如鷓鴣矣以少爲
貴世以不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
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鷓鴣之謂
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餅之處熱氣
騰上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
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

子乃出之勅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二李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

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枉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

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竝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著慘服立旣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

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餒謂人曰某不敢喫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良久低頭然諾多不可具載

楊國忠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噓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旣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畱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善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

一之有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郗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元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于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宏慶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時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畱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日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閒時把他堂印將去又

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元年冬
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子與竇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歡宴後三人相代
爲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于齊民要術
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桓元嘗盛陳法書名畫
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污處元不
懌自命賓不設寒具

昌黎韓昶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爲集

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
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
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
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
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閒江東諸寺各留一本智永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人來覓書兼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閒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文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攜往初無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于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卻歸館于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逡巡齋程試入

而以書帖出投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遽以錢
送詣興道款門久之更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
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
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尚書牧宏農日捕獲發掘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開
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贈死盧氏南川有
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盃人亦不能
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
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皆

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
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然史傳
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妃者死于湘嶺今所
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于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
之事卽此墓果何人哉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將截一
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鞞使
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
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

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舊宮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字用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閣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畱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以此嘲之于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閣立本作醉道士圖
今竝傳于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
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掐琵琶是
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
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
議謚爲謬昂子彥伯於眾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君
執仇讎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五百
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
恚曰旣然某何更畱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
作者亦深可尙褚喜而退

盧承慶尙書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
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

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過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若神仙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勤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言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

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左史東方虯每云二百年後乞侏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于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鬪草欲廣其物色令騎馳取之又恐爲他所得用剪棄其餘今遂

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驛犢有白文于背曰是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甯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甯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畱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閒人戲鼻酣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歐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事罷之

皇甫文構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構爲人所告有功許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曰白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始也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

罕見全錄園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
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
旦海陵卞園謹書

